



大会

第六十八届会议

正式记录

第**四十一**次全体会议
2013年10月31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 约翰·阿什先生.....（安提瓜和巴布达）

因主席缺席，副主席皮科女士（摩纳哥）主持会议。

上午10时05分开会。

议程项目72

国际法院的报告

国际法院的报告（A/68/4）

秘书长的报告（A/68/349）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非常荣幸地欢迎国际法院院长彼得·通卡阁下来到联合国总部，并请他发言。

国际法院院长通卡先生（以法语发言）：今天，我非常高兴地向大会介绍关于国际法院各项活动的报告（A/68/4）。大会本届会议主席两年前展现出其称职的领导力，当时他极为出色地主持了大会法律委员会（第六委员会）的工作。

（以英语发言）

我要感谢大会继续采取让法院院长介绍法院上个司法年度各项司法活动的做法。这种做法体现出大会对法院的关注和支持。

在过去12个月里，法院一直发挥着其作为国际社会各国为和平解决法院有管辖权的各类国际争端所选择的论坛的作用。正如我今天有幸向大会介绍的报告中所说明的那样，法院竭尽全力地去及时满足在法院出庭的各当事方的期望。在这方面，应该再次强调，由于法院得以清理其积压案件，因此，考虑向联合国这一主要司法机关提交案件的国家可以相信，一旦他们完成书面材料交换，法院就会不加拖延地进入听证阶段。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法院有多达11个诉讼案件等待审理，并就以下三个案件依次举行了公开听证会：海洋争端（秘鲁诉智利）；请求解释1962年6月15日在柏威夏寺案中所作判决（柬埔寨诉泰国）；以及南极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参加诉讼）案。法院正在审理其中两个案件。关于第三个案件，法院完成了审理工作，将在11月初作出判决。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法院还作出了两项判决——第一个是对领土和海洋争端（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第二个是对边界争端（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发布了六项命令。

依照通常的做法，现在我要简要地报告法院在过去一年作出的主要裁定。我要首先报告就领土和海洋争端（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一案作出的判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506）。更正将在届会结束后编成一份单一的更正印发。

13-53978 (C)



决，之后是就边界争端（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一案作出的判决，接下来是就南极捕鲸（澳大利亚诉日本）、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进行的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公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等案件发布的若干命令。最后，我要提到在航空喷洒除草剂（厄瓜多尔诉哥伦比亚）一案中发布的命令。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法院的第一项判决是于2012年11月19日就领土和海洋争端（尼加拉瓜诉哥伦比亚）一案作出的。尼加拉瓜就涉及两国之间“与西加勒比领土所有权和海洋划界有关的一组相关法律问题”的争端，对哥伦比亚提起诉讼。由于法院被要求对哥伦比亚提出的初步反对意见进行裁决，因此对本案的第一项裁定是2007年12月13日通过的。当时，法院认定根据《波哥大公约》第十一条所指，对部分岛屿——即圣安德烈斯岛、普罗维登西亚岛和圣卡特利娜岛——的主权问题已由尼加拉瓜与哥伦比亚在1928年订立的一份条约得到解决，因此法院不具有就这一点作出判决的管辖权。

但是，法院认为，它具有就当事双方所主张对其他海洋地物主权所涉争端以及就该区域内分别属于双方的海洋空间划界所涉争端作出裁决的管辖权。特别是，法院认为，《1928年条约》的《1930年关于互换批准书的议定书》规定82度经线“为圣安德列斯群岛的西边界线”，但是它并未划定哥伦比亚最初主张的两国之间的海洋边界。

在2012年11月19日的裁决中，法院首先审理了尼加拉瓜和哥伦比亚所主张对海洋地物主权的问题。法院不仅审议了双方签署的1928年协定和各类历史文件，还审议了在依法保有和有效控制基础上提出的论点，并在此之后认定，几十年来哥伦比亚对有争议的海洋地物一直不断地行使主权。法院还考虑到第三国做法和现有的地图——同时强调后者不是主权的证据——法院得出结论，判定哥伦比亚而不是尼加拉瓜对上述地物享有主权。

在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法院受理了尼加拉瓜提出的对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划界的请求。法院在认定这一请求可予受理之后，研究了案情实质。在这方面，法院回顾对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之间在加勒比海的领土和海洋争端一案的2007年判决中述及：1982年《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对“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任何权利主张”都必须符合《海洋法公约》第七十六条的规定，而且必须经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议”。

法院明确表示，根据《海洋法公约》在其序言部分所述的目标和宗旨，哥伦比亚不是缔约国这一事实并不免除尼加拉瓜根据该文书第七十六条承担的义务。法院指出，尼加拉瓜仅向委员会提交了初步资料，而这些资料没有达到委员会可以提出建议的要求。由于法院未收到任何其他资料，因此它裁定，在本次诉讼中，尼加拉瓜尚未确定其大陆边缘已远远扩展至同哥伦比亚大陆海岸线起测算的200海里的大陆架部分相重叠。因此，法院宣布它不能在尼加拉瓜主张的扩展的大陆架与哥伦比亚大陆架之间划定边界，因此得出结论，尼加拉瓜的主张无法予以支持。

鉴于这一裁决，法院考虑了应实行哪种海洋划界方法。法院注意到，在尼加拉瓜的最后呈件中，尼加拉瓜不仅请求法院对双方大陆海岸线之间的大陆架划定边界，而且请求法院裁定并宣布圣安德烈斯岛、普罗维登西亚岛和圣卡特利娜岛应作为飞地，授予12海里海权，并且对于有可能认定属于哥伦比亚的任何沙礁，公平的解决办法是在这些沙礁周围划出3海里的飞地，以此划定海洋边界。法院注意到，哥伦比亚请求边界划分应以一条单一海洋边界确定，从而构成尼加拉瓜外围岛屿与圣安德列斯群岛的中线。

法院得出结论，尽管法院对尼加拉瓜关于划定扩展大陆架边界的请求作出上述裁决，但它仍要求根据其组成圣安德烈斯群岛的各岛屿的主权，划定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之间在尼加拉瓜海岸线200海里范围内的重叠海权的界限。为此，法院适用了标

准方法，即重要的黑海海洋划界案（罗马尼亚诉乌克兰案）2009年裁决中阐明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三个阶段。

法院首先确定基点，并确定了双方相关海岸线，即突出部分重叠的海岸线之间的一条临时中线。在本案中，法院裁定，就尼加拉瓜而言，相关海岸线是其整个海岸线，这条海岸线深入所主张的权利相重叠的区域。由于哥伦比亚的大陆海岸线没有在该区域产生任何权利，因此法院认为不能为本案目的将其视为相关海岸线的一部分。法院认为，哥伦比亚的相关海岸线仅限于哥伦比亚主权下的岛屿的海岸线。由于所主张的权利相重叠的区域远远扩展到哥伦比亚岛屿东部，因此法院认为必须考虑到这些岛屿的整个海岸线，而不仅仅是朝西的海岸线。

在第二阶段，法院审议是否存在可能需调整或移动临时中线以取得公平结果的任何相关情形。在本案中，法院注意到，哥伦比亚群岛相关海岸线与尼加拉瓜相关海岸线之间的差距显著，比例大约为1:8.2——也就是，尼加拉瓜海岸线的长度是哥伦比亚海岸线的8倍多——以及避免将任何国家同其海岸线深入的海洋空间截断的必要性，这两者都属于重要情形。法院进一步指出，尽管在确定对暂定中线做出哪些调整或如何移动中线时必须铭记任何正当的关切，但是在本案中，双方的行为、对自然资源的获取问题以及该区域已确定的划界都不属于重要情形。

关于最后两点，法院首先指出，尽管双方都提出了公平获取自然资源的问题，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提供证据表明这是应被视为重要考虑因素的特殊情形。法院认为，本案中并未将获取自然资源问题作为特例提出来，以授权法院将其视为重要考虑因素来处理。关于该区域已确定的边界，法院当时指出，根据“他人之间的行为不得妨害不参加得人”的既定原则，哥伦比亚与该区域其他一些国家订立的协定不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法院认为其具有对当事方声称对其他海洋地物拥有主权的争端以及该区域分别属于双方的海洋空间划界的争端作出裁决的管辖权。特别是，法院认为，《1928年条约》的《1930年关于互换批准书的议定书》规定82度经线“为圣安德列斯群岛的西边界线”，但是它并未划定哥伦比亚最初主张的两国之间的海洋边界。

在2012年11月19日的判决中，法院首先受理了尼加拉瓜和哥伦比亚对海洋地物所主张的主权问题。法院不仅审议了双方签署的1928年协定和各类历史性文件，还审议了在依法保有和有效控制基础上提出的论点，并在此之后认定，几十年来哥伦比亚对有争议的海洋地物一直不断地行使主权。法院还考虑到第三国做法和现有的地图——同时强调后者不是主权的证据——法院得出结论，是哥伦比亚而不是尼加拉瓜对上述地物享有主权。

在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之后，法院受理了尼加拉瓜提出的对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划界的请求。法院在认定这一请求可予受理之后，研究了案情实质。在这方面，法院回顾对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之间在加勒比海的领土和海洋争端一案的2007年判决中述及：1982年《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对“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任何权利主张”都必须符合《海洋法公约》第七十六条规定，而且必须经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审议。

法院明确表示，根据《海洋法公约》在其序言中所述的目标和宗旨，哥伦比亚不是缔约国这一事实并不免除尼加拉瓜根据该文书第七十六条承担的义务。法院指出，尼加拉瓜仅向委员会提交了初步资料，而这些资料没有达到委员会可以提出建议的要求。由于法院未收到任何其他资料，因此它裁定，在本次诉讼中，尼加拉瓜尚未确定其大陆边缘已远远扩展至同哥伦比亚大陆海岸线起测算的200海里的大陆架部分相重叠。因此，法院宣布它不能在尼加拉瓜主张的扩展大陆架与哥伦比亚大陆架之间划定边界，因此得出结论，尼加拉瓜的主张不可予以支持。

鉴于这一裁决，法院考虑了应实行哪种海洋划界方法。法院注意到，在尼加拉瓜的最后呈件中，尼加拉瓜不仅请求法院对双方大陆海岸线之间的大陆架划定边界，而且请求法院裁定并宣布圣安德烈斯岛、普罗维登西亚岛和圣卡塔利娜岛应作为飞地，授予12海里海权，并且对于有可能认定属于哥伦比亚的任何沙礁，公平的解决办法是在这些沙礁周围划出3海里的飞地，以此划定海洋边界。法院注意到，哥伦比亚请求边界划分应以一条单一海洋边界确定，从而构成外围尼加拉瓜岛屿与圣安德列斯群岛的中线。

法院得出结论，尽管法院对尼加拉瓜关于划定扩展大陆架边界的请求作出上述裁决，但它仍要求根据其组成圣安德烈斯群岛的各岛屿的主权，划定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之间在尼加拉瓜海岸线200海里范围内的重叠海权的界限。为此，法院适用了标准方法，即重要的黑海海洋划界案（罗马尼亚诉乌克兰）2009年判决中阐明的方法。这种方法包括三个阶段。

法院首先确定了基点，并确定了双方相关海岸线，即突出部分重叠的海岸线之间的一条临时中线。在本案中，法院裁定，就尼加拉瓜而言，相关海岸线是其整个海岸线，这条海岸线深入所主张的权利相重叠的区域。由于哥伦比亚的大陆海岸线没有在该区域产生任何权利，因此法院认为不能为本案目的将其视为相关海岸线的一部分。法院认为，哥伦比亚的相关海岸线仅限于哥伦比亚主权下的岛屿的海岸线。由于所主张的权利相重叠的区域远远扩展到哥伦比亚岛屿东部，因此法院认为必须考虑到这些岛屿的整个海岸线，而不仅仅是朝西的海岸线。

在第二阶段，法院审议是否存在可能需调整或移动临时中线以取得公平结果的任何相关情形。在本案中，法院注意到，哥伦比亚群岛相关海岸线与尼加拉瓜相关海岸线之间的差距显著，比例大约为1:8.2——也就是，尼加拉瓜海岸线的长度是哥伦比亚海岸线的8倍多——以及避免将任何国家同其海岸

线深入的海洋空间截断的必要性，这两者都属于相关情形。法院进一步指出，尽管在确定对暂定中线做出哪些调整或如何移动中线时必须铭记任何正当的关切，但是在本案中，双方的行为、对自然资源的获取问题以及该区域已确定的划界不属于相关情形。

关于最后两点，法院首先忆及，尽管双方都提出了公平获取自然资源的问题，但是任何一方都没有提供证据表明这是应被视为相关考虑因素的特殊情形。法院认为，本案中并未将获取自然资源问题作为特例提出来，以授权法院将其视为相关考虑因素来处理。关于该区域已确定的边界，法院当时指出，根据“他人之间的行为不得妨害不参加得人”的既定原则，哥伦比亚与该区域其他一些国家订立的协定不具有法律效力。鉴于所有这些结果，法院着手改变了临时中线。

在第三阶段，法院要查明中线一旦改变，其后果是否是相关区域内归属每一方的海域——也就是说各方的诉求重叠的那部分海域——与各自相关的海岸明显不相称。在所述案件中，法院指出边界线带来的后果是按有利于尼加拉瓜的约1:3.44的比例划分双方之间的相关区域。如前所述，由于相关海岸之间的比例约为1:8.2，所产生的问题是鉴于案件的情节，这种比例失调是否严重到使结果不公平。

法院的结论认为，考虑到案件的全部情节，海洋划界的结果没有引起造成不公平结果的比例失调。因此，它一致确定了尼加拉瓜与哥伦比亚之间边界的明确走向，作出这项裁决的人员包括分别由尼加拉瓜和哥伦比亚选定的专案法官。我感到遗憾的是不能在这里展示一些描绘这些边界的地图，那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法院的判决，并且使最终结果直观化。

最后，法院认为尼加拉瓜的请求，即要求法院裁定并宣告

“哥伦比亚没有根据国际法为其规定的义务行事，阻止或以其他方式妨碍尼加拉瓜获取和处置82度经线以东的自然资源”

在法院作出裁决前尚未审结的海洋边界诉讼中是没有根据的。

应当强调，根据《法院规约》第五十九条，法院对本案的判决除在当事双方之间及对该特定案件外并没有约束力。这项判决仅涉及尼加拉瓜相对于哥伦比亚的权利，反之亦然；它不损害第三国的任何诉求或任何一方对第三国提出的诉求。此外，正如法院在本项裁决和2011年5月4日就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要求准许其以第三方身份参加诉讼的申请所作的判决中明确回顾的那样，法院始终谨慎行事，不划定延伸到第三国权利可能受到影响的区域的边界线。

(以法语发言)

在报告所述期间，法院2013年4月16日对边界争端(布基纳法索/尼日尔)一案作出另一项判决。诉讼是2010年7月根据一项特别协议提起的，按照协议，当事双方同意把关于一段共同边界的边界争端提交法院审理。

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之间的边界由三大段组成。北段从N' Gouma高地至天文标记Tong-Tong，南段从博图弯起始处至梅克鲁河，这两段边界都是在案件提交前由一个联合委员会划定的。只有从天文标记Tong-Tong至博图弯起始处的中段还没有划定界线。然而，根据特别协议，法院被要求不仅要确定位于中段的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边界的走向，而且还要把当事双方就划界问题联合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成果达成的协议记录在案。

法院在其判决中作为一个初步问题审查了布基纳法索就已经划定的两段边界提出的一项请求。特别是，布基纳法索要求法院将其边界走向纳入判决的执行部分，以便双方在这方面受到约束，其方式就像它们在中段边界线方面受到的约束那样。

法院首先回顾它根据特别协议处理有关事项时，当事一方在其最后陈述中提出的任何请求只有仍然在特别协议的规定所界定的范围内才属于法院管辖的范围。但在本案中，法院认为布基纳法索提出的请求不符合特别协议的条款，因为布基纳法索没有请求法院把当事双方就已划定的两段边界的划界问题达成的协议记录在案，而是根据符合联合技术委员会结论的界线自行划定边界。

法院指出，虽然它有权以在其管辖范围内保留当事方最后陈述的方式对这些陈述作出解释，但这不足以让它受理此类请求；它仍须证实该请求的对象属于法院的司法权限，那就是应根据国际法裁定提交给它的争端。在本案中，双方在提起诉讼之日都不曾声称它们在所述两段边界划界问题上存在争端，实际上，其后也没有发生这样的争端。因此，法院认为布基纳法索的请求超出其司法权限。

有鉴于此，法院处理了仍然有争端的那段边界的走向问题。为此，它首先确定适用的法律。

在回顾特别协议第6条强调从殖民时期继承下来的边界不可触犯的原则以及两国1987年3月28日的协议后，法院指出，后一份文书明确规定了确定两国赢得独立时存在的划界线时必须使用的法国殖民政府的法令和文件。这些法令和文件是法属西非临时总督为确定上沃尔特和尼日尔殖民地的界线通过的1927年8月31日“法令”，1927年10月5日的“勘误表”澄清了这一点。法院进一步指出，1987年协议提出“法令”和“勘误表”有可能还不够，于是又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边界走向应该是法国国家地理研究所1960版、比例为1:200,000的地图所标示的走向。因此，法院正是根据这些因素确定了天文标记Tong-Tong至博图弯起始处的边界走向。我要指出，该项判决获得一致通过，包括分别由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选定的专案法官。

一旦确定走向，最后要求国际法院就当事双方提出的一项最终请求作出裁决。它们要求法院提名三位中立专家协助它们划定有争议地区的边界。国

际法院通过2013年7月12日的一项裁定做到了这一点。

正如我已提及的那样，审查期间，国际法院还发布其他五项裁定。我现在要按时间顺序扼要提及它们。

第一项裁定是2013年2月6日在南极捕鲸一案(澳大利亚诉日本；新西兰参加诉讼)中宣判的。该裁定宣判前曾有一项声明，而新西兰根据该声明利用《规约》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赋予它的权利以非当事方的身份参加国际法院的诉讼。根据该规定，只要对一项公约的解释有疑问，不是诉讼方但属于该公约缔约方的国家可以参加诉讼，其唯一目的是就所述公约的解释问题向国际法院提出意见。然后，国际法院的解释对它们就具有约束力。新西兰参加诉讼的声明所针对的是本案中产生的解释问题，特别是涉及到《国际管制捕鲸公约》第八条第一款，这是澳大利亚和日本两国争端的核心所在。

国际法院在其裁决中指出，根据《规约》第六十三条参加诉讼是基于一项权利这一事实不足以为此目的提出一项“声明”来理所当然地赋予声明国参诉方身份，并且指出，只有当有关声明符合《规约》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时，才存在这种参加诉讼的权利。在审议该声明是否符合这些规定以及《法院规则》第八十二条所载的要求后，国际法院得出结论认为，新西兰的参诉声明可以受理。

因此，国际法院授权新西兰提交关于其参加诉讼事项的书面和口头意见，并授权当事双方对这些意见发表评论。新西兰参加了国际法院2013年6月26日至7月16日就本案案情实质举行的审理。

其后，国际法院对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的两起案件发布四项裁定，即，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开展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一案和哥斯达黎加沿圣胡安河修筑一条公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一案。

首先，根据健全司法行政的原则和节省司法资源的需要，国际法院认为，按照2013年4月17日的两项单独裁定合并两案的诉讼程序是妥当之举。

然后，2013年4月18日，国际法院就尼加拉瓜在其关于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开展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一案提出的辩诉状中的四项反诉发布一项裁定。国际法院首先一致认定没有必要就第一项反诉的可受理性作出裁定，因为按照上述裁定已将“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案”和“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案”的诉讼程序合并，因而，这一诉求早已变得没有对象。

国际法院进一步一致认定，第二项和第三项反诉分别涉及北圣胡安湾的地位和科罗拉多河自由航行权，本身不可受理，且不构成当前诉讼的一部分，因为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法律上，这些诉求与哥斯达黎加的主要诉求之间都没有直接关联。国际法院最后一致认定，没有必要受理第四项反诉，因为它涉嫌违反国际法院2011年3月8日发布的指明临时措施的裁定。国际法院明确指出，双方遵守在本案中指明的临时措施这一问题，无论被告国是否通过反诉方式提出该问题，均可由国际法院在主要诉讼程序中审理。

在目前合并审理的相同案件中，最后要求国际法院对哥斯达黎加2013年5月下旬和尼加拉瓜2013年6月中旬分别提出的两项请求——修改2011年3月8日在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开展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一案中指示临时措施的裁定——作出裁决。国际法院根据2013年7月16日的一项裁定指出，临时措施的修改和指示适用相同的一般条件，并指出根据当时提交国际法院的情况来看，国际法院不必行使权力修改其2011年3月8日裁定所指示的措施。然而，国际法院重申这些措施，特别是要求双方“不应采取任何行动，以免有可能加剧或扩大诉至法院的争端或使其更难以解决”，并指出这样提及的行动可包括作为或不作为。

我还要提及的是，根据我2013年9月13日发布的一项裁定，“空中喷洒除草剂(厄瓜多尔诉哥伦比亚)”一案已按照厄瓜多尔的请求从国际法院的清单上删除。该案的审理定于今年9月30日至10月18日进行。通过2013年9月12日的一封信，同时引证《法院规则》第八十九条和双方2013年9月9日的一项协议，厄瓜多尔通知国际法院，它希望中止本案的诉讼。通过同日的一封信，哥伦比亚然后通知国际法院，根据《法院规则》第八十九条第2款，它对中止诉讼没有异议。

所述协议完全并最终解决了争端中厄瓜多尔对哥伦比亚提出的所有权利主张。争端涉及的是，哥伦比亚在靠近哥伦比亚与厄瓜多尔之间边界的若干地点为了根除古柯种植园而从空中喷洒有毒除草剂。协议除其他外确定一个哥伦比亚不得进行空中喷洒作业的禁区；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确保禁区以外的喷洒作业不会造成除草剂漂移到厄瓜多尔；只要喷洒作业不会造成所述后果，为逐渐缩小所说禁区的宽度制定一个机制。

该协定确定了哥伦比亚喷洒方案的操作参数，记录了两国政府为在这方面持续交流信息达成的协议，以及建立了争端解决机制。该协定还规定，哥伦比亚将向厄瓜多尔提供捐款，以促进厄瓜多尔靠近北部边界各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还要补充一句，当事双方都对法院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谢，并且赞扬法院在促使它们实现解决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以上是对国际法院过去一年所作主要裁决的回顾，接下来我要谈谈已提交本法院审理的两个新案件。

第一个案件由玻利维亚多民族国于2013年4月24日提交本法院，玻利维亚对智利共和国提起诉讼，所涉争端是，智利是否有义务本着诚信与玻利维亚进行有效谈判，以便达成一个协议，让玻利维亚享有出入太平洋的完全主权。

第二个案件于2013年9月16日提交本法院。尼加拉瓜告知法院它同哥伦比亚的一项争端，涉及划分

边界线：一侧为从测算尼加拉瓜领海宽度的基线起200海里界限以外的尼加拉瓜大陆架、另一侧为哥伦比亚大陆架。

因此，《法院总表》上目前共有10个案件。2013年11月11日，法院将对请求解释1962年6月15日对柏威夏寺(柬埔寨诉泰国)案所作判决(柬埔寨诉泰国)一案宣布判决。

最后，我想指出，法院于10月中旬就哥斯达黎加提出的就尼加拉瓜在边界地区所从事某些活动(哥斯达黎加诉尼加拉瓜)一案指明临时措施的新请求举行了公开听证会。鉴于这是一个紧急事项，法院将尽快应这一请求下达命令。法院还决定在下星期某个时候就尼加拉瓜在哥斯达黎加圣胡安河沿线修建公路(尼加拉瓜诉哥斯达黎加)一案中提出的指明临时措施请求举行听证会。

我还要提一下，法院目前是在翻修过的现代化司法大会堂内办公，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大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提供的捐助。这个翻修项目恰逢和平宫百年华诞，其规模在和平宫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过去曾进行过小规模的整体施工，例如为容纳国际法院前身——常设国际法院——组成规模的扩大而扩展法官席，但大会堂从未进行过如此规模的大翻修。法院在4月份首次在翻修一新的大会堂里开会，它以后将可使用经过改进的技术设施，可提供广泛各种可能性。这样，法院不仅能够一如既往地本着法院的崇高司法使命恪尽职守而且公正地审理提交法院审理的案件，而且还能够在更现代化的环境中行使这项职能。

事实上，司法大会堂是9月23日出席法院为庆祝和平宫百年华诞而组织的近期会议的发言者和嘉宾的聚集地。为此，法院接待了多位贵宾，非常尊贵的发言者在法院汇聚一堂。这使得会议方案既丰富多彩又平衡兼顾，讨论了国际司法的过去和现在，同时还设想将来会出现的各种机会，包括在法院出现的机会。

最后，我想回顾，国际法院必须利用有限的资源全力实现联合国的崇高宗旨和目标，因为会员国为国际法院拨付的资金还不到本组织经常预算的1%。不过，我希望，我已经表明，国际法院近来所作的贡献不应从维持法院所需的财政资源角度来衡量，而是要根据它在促进国际正义以及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来衡量。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国际法院院长。

德加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作本次发言。

不结盟运动高度重视议程项目72“国际法院的报告”，并注意到应大会去年的决定中提出的要求，就2012年8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法院各项活动提交的载于文件A/68/4中的报告。我还要感谢国际法院院长向大会介绍该报告。

不结盟运动重申并强调它对和平解决争端以及不使用和不威胁使用武力的原则立场。国际法院可发挥重大作用，促进和鼓励依照《联合国宪章》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而且在此过程中避免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及正义。

不结盟运动努力朝着实现充分尊重国际法方向取得进一步进展，并在这方面赞扬国际法院在根据《联合国宪章》和《法院规约》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宪章》第三十三条和第九十四条促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挥的作用。

关于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不结盟运动注意到安全理事会自1970年以来未向法院征求过任何咨询意见，因此敦促安全理事会更好地利用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国际法院，将其作为就相关国际法准则和有争议的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和解释的一个渠道。它进一步请安理会把国际法院用作一种解释相关国际法的来源，还敦促安理会考虑允许国际法院审查其决定，同时铭记需要确保它们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

不结盟运动还请大会、联合国其他机关和获得正式授权的专门机构，请国际法院就它们活动范围内出现的法律问题发表咨询意见。

不结盟运动重申，国际法院1996年7月8日就以核武器进行威胁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发表的一致咨询意见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法院在意见中所下的结论是，

“各国有一秉诚意开展并完成在严格和有效国际监督下导致实现所有方面核裁军的谈判”。

不结盟运动继续呼吁占领国以色列充分尊重2004年7月9日国际法院关于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修建隔离墙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而且，呼吁所有国家确保遵守其中所载的各项规定，即，结束以色列自1967年开始的占领以及实现以东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巴勒斯坦国的独立。

麦克雷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感谢国际法院院长通卡法官介绍关于国际法院过去一年工作的报告（A/68/4）。

普遍遵守国际法治对于和平解决争端和避免冲突极其关键。作为坚定致力于法治的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始终并将继续坚决支持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对于确保在国际一级维护和加强法治发挥着核心作用。有鉴于此，国际法院理应得到我们不断支持。因此，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欢迎国际法院高效处理提交其审理的案件，也欢迎其继续为改进整体工作方法采取的步骤。

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在2012-2013年报告所述期间，正如通卡法官发言所证实的那样，国际法院审结了涉及不同法律问题、事由和地区的一系列复杂案件，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国际法律原则的发展和澄清。各国更加愿意诉诸司法手段解决争端的态度受

到欢迎，而且这证明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院工作的信任。

我们注意到时任院长小和田法官的文件（A/66/726，附件）。该文件阐述了国际法院对秘书长有关全面审查国际法院全体成员养恤金办法的报告的反应。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要在国际法院成员平等原则与联合国财政责任之间求取适当的平衡。

我们三国代表团高度尊重国际法院的工作，也高度尊重在这个重要机构任职的法官的素质和奉献精神。我们相信国际法院，也相信它有能力就复杂的国际法律问题作出深思熟虑的判决，这体现于我们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性管辖权；而且我们鼓励尚未向秘书长交存接受法院强制性管辖权声明的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交存其声明。最积极的方式可能莫过于宣布信任国际法院和信任公平公正地适用国际法治。

奥罗桑女士（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罗马尼亚坚定地支持国际法院在促进国际关系中法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且感谢法院院长提交关于过去一年国际法院繁忙活动的全面报告（A/68/4）。

国际法院通过适用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在促进法治方面发挥的作用是无可疑的，从而促进国家间友好关系以及和平与稳定。国际法院的待审案件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将涉及诸多普遍适用公约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管辖，都证明国际法院在这方面的作用。

因此，人们越来越广泛地感受到国际法院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力。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态势，表明国际法院的判决被视为没有偏见，充分体现国际法，而且促进国际法的发展。

罗马尼亚有过在国际法院参与诉讼的相关经历，即，涉及黑海海洋划界（罗马尼亚诉乌克兰）案。本案已由国际法院通过2009年2月3日一致作出的一项判决了断。还有就是关于科索沃单方面宣布

独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问题提出咨询意见的诉讼。我们的经历完全是正面的，其所起的作用是，极大地推动我们决定启动一个进程，以导致最终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性管辖权。

一年前，2012年9月24日，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了“国内和国际的法治”专题大会高级别会议（见A/67/PV.3）。在会上，罗马尼亚外交部长宣布罗马尼亚打算就是否接受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权问题开展一次国内辩论。

2013年2月4日启动了公开辩论，在布加勒斯特组织了关于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权的会议，而且这在国际法院关于黑海海洋划界（罗马尼亚诉乌克兰）案结束的四年后举行的。这次会议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回顾国际法院对划分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黑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划界案判决的执行情况，二是正式启动关于罗马尼亚是否接受法院管辖权的公开辩论。

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2009年的国际法院判决无可否认地证明国际法院不偏不倚和高度敬业，从而大力主张赞成罗马尼亚接受国际法院的管辖权。在罗马尼亚的一些重要法律研究中心还组织了关于这一专题的其他公开会议，会议出席情况良好，特别是有学术界代表出席。

6月14日在布加勒斯特大学法学院举行的一次活动结束了这一国内辩论的进程。通卡院长出席了这次活动，并发表非常精彩的演讲，具体阐述接受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权的意义，以及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这种步骤对于罗马尼亚和任何其他国家为什么有好处。我本人借此机会再次感谢通卡院长善意地接受了我们发出的访问罗马尼亚并参加会议的邀请。

国内辩论结束后，接受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权的意义对于罗马尼亚的国际法业界人士和公众来说变得更加明确——从法律角度讲这其中涉及到的是什么，也许更有意义而且范围更广泛的则是在罗马尼亚的总体外交政策方面。公开的讨论表明普遍支持接受国际法院强制性司法管辖权的倡议，罗马

尼亚当局、国际法领域的专家和公众都赞同这种做法。因此，我们可以设想，罗马尼亚很快就会加入已经接受国际法院强制性司法管辖权的国家行列。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最高司法机关，而且拥有一批法律界公认的最杰出专业人士。我们认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必须尽一切努力协助国际法院履行其崇高的任务授权，维护并巩固其最高的专业地位和改进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与此同时遵守其《规约》。

梅萨-夸德罗先生（秘鲁）（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感谢国际法院院长彼得·通卡法官向大会介绍关于国际法院在2012年8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司法年期间工作的全面报告（A/68/4）。

根据《联合国宪章》，大会1970年在其第2625（XXV）号决议中制订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作为国际法关于国家间友好关系与合作的主要信条之一。若干年后，这一原则经《马尼拉宣言》认可，于1982年得到大会接受，成为第37/10号决议。它强调了国际法院作为本组织主要司法机关所开展的工作，并且指出，一般说来，法律争端都应该提交国际法院处理。

2012年，在通过《国内和国际法治问题大会高级别会议宣言》（第67/1号决议）时，大会认识到，国际法院，除其他事项外，通过其对国家间争端的裁决及其对法治的促进，为和平与国际安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大会重申所有会员都有义务遵守国际法院对它们作为当事方的案件作出的裁决，并且敦促那些尚未接受国际法院司法管辖权的国家考虑接受其管辖。

根据其充分尊重国际法的传统，秘鲁已经接受国际法院在诉讼案件中的强制性司法管辖权并大力支持秘书长发起旨在将这一司法管辖权扩大到所有国家的活动。各国也必须确保，国际法院拥有适当的资源开展其工作。因此，我们同意法院工作报告

中建议需要设置3个新员额，以便加强对国际法院工作负荷的管理。

我们在报告中高兴地注意到，工作强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向国际法院提交的案件也越来越复杂。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信赖国际法院认真和公允的角色，信赖其作为一种和平选择的生命力和信赖其在国际层面促进法治的能力。我们注意到，目前提交到国际法院的争端，有半数涉及拉丁美洲，这强化了我们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正如通卡院长所提及的那样，过去一年举行了涉及我国与智利的海洋划界进程口头审理阶段的听证。国际法院有史以来第一次允许采用将听证内容译为西班牙语的非正式同声传译。由于这一做法，也由于国际法院在其网站上使用视听技术，我们两国的公众舆论才得以全面地关注听证会，而且对所涉的争议以及国际法院的运作有全面的了解。

在口头审理阶段结束时，我们得以赞扬当事双方端庄得体、和谐与有礼貌的行为举止。按照30多年前大会在马尼拉宣言中所述，人们发现诉诸国际法院是一次各国促进相互信任的机会，籍以追求我们人民渴望并应该享有的和平与安全。

本着这一精神，秘鲁共和国奥兰塔·乌马拉·塔索总统在大会本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开幕式（见A/68/PV.8）上指出，对我们来说，我们以建设性和合作的方式处理我们同智利的海洋边界，是一件自豪的事。因此，我国代表团非常理解，将于2016年举行的国际法院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是一次重要的机会，以便让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到国际法院以其咨询和解决争端的身份为国际社会做出的贡献。因此，我们支持国际法院的工作报告和2014-2015年的预算。

纳蒂维达德女士（菲律宾）（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彼得·通卡院长及其在海牙的团队提交他们关于国际法院过去一年工作的全面报告（A/68/4）。

菲律宾赞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以不结盟运动名义所做的发言。

国际法院继续在国际关系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联合国主要的司法机关，国际法院解决的都是要不然无法直接由联合国各政治机构或通过它们来解决的争端。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这些是可以适用国际法渊源——条约、国际惯例、一般法律原则——以及作为辅助渊源的司法裁决和最优秀作者的学说加以解决的争端。

去年，大会有史以来第一次举行了“国内和国际的法治”专题大会高级别会议。我们以第67/1号决议的方式通过了一份成果文件。该文件承认，为了使法治与和平、安全、人权和发展具有相关性，我们在联合国系统内外都有所需的机构、工作方法和关系。

这些机构之一正是国际法院。在该高级别会议成果文件的第31段中，我们确认了国际法院对促进法治的积极贡献。我们也确认，在诉讼案件中，我们有义务遵守其裁决。由此我们想起《联合国宪章》第一条第一项；我们的义务是要“以和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法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这就是1982年《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第37/10号决议）的基本原理。去年11月，我们庆祝了该宣言通过30周年。《马尼拉宣言》是在冷战期间由大会谈判并通过的，当时不结盟国家正在谋求巩固其政治和经济独立。《宣言》支持它们的愿望，其采用的方式是，正如《联合国宪章》第六章所概述的那样，阐明和平解决争端的准则。

从1947年的“科孚海峡”案开始，一直到1982年通过《马尼拉宣言》，时间跨度长达35年，国际法院处理了49起诉讼案件。然而，自1982年以来，国际法院的工作负荷已有所增加；在比较短的时间段里，国际法院处理了78起诉讼案件。

国际法院目前待审的10起诉讼案件来自世界各地：一半来自拉丁美洲；两起案件涉及亚太地区国家；而其他的来自非洲。人们对国际法院完全用和平手段处理争端的能力、公信力和公正性越来越信任，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中，这与《马尼拉宣言》阐明的准则、价值观和愿望并非不相干。其中最根本的是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马尼拉宣言》所反映的是国际社会越来越倚重法治，它不仅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基石，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石。

只有在国际一级落实强有力的法治才能确保我们获得所期盼的并且理应得到的尊重、秩序与稳定。这才是我们推动国际法不断发展的方式。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各种专门性的争端解决机制的成立，例如国际海洋法法庭和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都不会削弱国际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重要性。恰恰相反，新的国际法律架构只会加强国际法院的地位——它是解决各国之间涉及一般国际法广泛领域的可诉争议的唯一场所。事实上，国际法院仍在处理涉及领土和海洋问题、环境损害和生物资源养护等问题的争端。

要说《联合国宪章》以及《国际法院规约》、判例及经验教会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只要事业符合正义，弱者就无需畏惧强者；那就是，通过国际法院的工作，国际关系中的法治就有机会得到实施。依照第67/1号决议和第67/97号决议的规定，菲律宾再次呼吁尚未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会员国接受这项管辖权。

最后，我们还要求安全理事会严肃对待《联合国宪章》第九十六条的规定，更多地使用国际法院，将其作为提出咨询意见和解释相关国际法规范的来源，在最近发生的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具争议的问题上尤为如此。

Diener Sala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墨西哥代表团深切感谢国际法院今年进行的艰巨工作和感谢它提交的年度报告（A/68/4）。墨

西哥也要赞赏秘书长的辛勤工作以及他致力于依照《联合国宪章》通过秘书长关于协助各国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争端的信托基金和平解决各项争端。这项基金设立于1989年，旨在促进各国向国际法院提出解决它们之间分歧的申请。

我国重申，它深信国际法院是主要国际司法机关及其致力于《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特别是各国义务诉诸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和遵守国际法和司法原则。我国代表团也祝贺国际法院过去一年作出的各项裁决。墨西哥强调，各国深信国际法院有能力改善对提交给它审理的案件的了解以及双方都致力于遵守它们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

我国重申，它尊重和肯定国际法院的裁决对国际法的发展的价值，按《规约》第38条的规定，不论其来源为何。墨西哥已在各种论坛多次表示，它相信国际法院在解决争端方面的工作对促进和尊重国际舞台的法治至关重要。墨西哥赞赏国际法院书记官在执行其任务方面的三方面高级别工作——法律、外交和管理领域。

最后，墨西哥敦促尚未接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会员国尽快按照《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接受这项管辖权，以便依照它们尊重国际法和诚信原则，落实和平解决争端的义务。

扎加伊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也要感谢国际法院院长彼得·通卡先生以及他对国际法院工作的详细通报。

俄罗斯一向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和法治。我们认为国际法院在作为解决各国之间争端的主要机关以及在确保法治在国际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方面极其重要。

我们一直密切关注国际法院司法诉讼程序的进展，目前它正处于整个法院历史上活动最繁忙的阶段。在最近的一次报告所述期间，它对高度复杂的领土争端问题作出了两次裁决，并对四个案件进行了实质审讯。法院还维持审理范围广泛的各种议题

的案件，并保持它的普遍性和声望。我们认为，国际法院审议案件的力度对建立对它的信任并非是不重要的因素。此外，它还继续保持各项裁决的质量，这些裁决不仅对提交给它的问题作出回应，还同样高水平地奠定了发展现代国际法的基础。

俄罗斯有幸通过它自身的经验确信国际法院在其法律诉讼中采用的高标准。在这方面，国际法院应成为其他国际司法机关的榜样，特别是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它们成效不高，一直是本组织讨论的主题。

我们认为，为了发展国际法院的潜力，必须帮助解决它的各种实际和重大问题。我们相信，国际法院将成为客观、独立国际司法的典范，它对高度复杂的争议问题作出的权威裁决将继续有助于加强国际法。

Joyini先生（南非）（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国际法院院长彼得·通卡法官介绍情况和提交法院的报告(A/68/4)。

首先，我赞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以不结盟运动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国际法院是国际一级和平解决争端的首要机制。应该铭记，国际法院作为一个法院以及更重要地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它具有特殊的地位。它的所作所为都在于促进法治。它依照《规约》作出判决并提供咨询意见，而其《规约》是联合国宪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些都有助于促进和澄清国际法。

我国代表团欢迎国际法院的报告，并重申各国相信它有能力解决它们的争端。特别是，我们欣慰地看到，各国继续将争端送交国际法院审理。

国际法院待审案件的数量反映出法院在各国的声望很高。我们特别赞赏地注意到，法院提供的信息表明“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案”当事方在执行法院2005年12月19日的判决方面正在取得进展。从技术方面来说，该案尚

未决断，如果当事方无法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可以重新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就此作出裁决，因为根据判决，他们有权利这样做。

尽管按专门领域或区域国际司法解决争端的机制在不断繁衍，但是，国际法院继续在吸引范围广泛的各种案件，涉及许多领域。

法院的待审案件清单包括涉及划分边界的案件，例如“边界纠纷案（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在该案中，两国于2010年5月12日联合致函书记官处，以此作为特别协定，其中商定将两国关于一段共同边界的纠纷提交国际法院。法院在2013年4月16日的判决中，划定了超过边界一半长度、长达380公里的领土，解决了两国的长期边界争端。法院2013年7月12日下达指令，任命三位专家依照2009年2月24日双方签订的特别协定第7条第4款和2013年4月26日下达的判决第113段，协助双方划定有争议地区的共同边界。

我国代表团赞赏的是，国际法院为自己设定了特别严格的听讯和评议时间表，这样就可以同时审理多个案件，并尽可能迅速处理日趋增多的附带程序，包括关于请求说明临时措施、初步措施、反诉和请求参加诉讼的申请以及宣布参加诉讼。

我们迫切地等待法院就“空中喷洒除草剂案（厄瓜多尔诉哥伦比亚）”作出判决，并希望这项判决有助于加强相关原则。我们还注意到法院的待审案件中增加了另一个环境案件，即“南极洲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我们期待法院就此案作出裁决，并希望这项裁决也同样有助于加强关于环境、特别是海洋法方面的法律体系。

我国代表团还注意到，2013年2月6日，国际法院核准新西兰参加“南极洲捕鲸案（澳大利亚诉日本）”的诉讼。2012年11月20日，新西兰向书记官处提交了宣布参加诉讼的声明书。为了行使《法院规约》第63条规定的参与诉讼权利，新西兰依靠了它作为《国际管制捕鲸公约》缔约国的地位。新西兰宣称，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它对法院就这

些诉讼作出的裁决可能对《公约》产生的影响具有直接利益关系。新西兰在其声明书中强调，它并不主动寻求参加诉讼，并申明，它行使参加诉讼的权利，就确认该案判决所产生的影响对它具有同等约束力。

在依照《联合国宪章》谋求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国际法院就向其提交的法律问题发表的咨询意见十分重要，这种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此，令人十分失望的是，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没有国家要求法院提供咨询意见。

Gálvez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请允许我代表我国向国际法院院长彼得·通卡法官表示问候，他介绍了关于2012年8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的全面报告(A/68/4)。

我们很重视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的崇高责任及其工作。法院院长介绍的报告清楚地反映了这一传统，值得我们感激。

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我们与其他国家一样，都尊重法院的体制结构、其使命和工作，因为这都体现出国际法的卓越地位。我们和其他人一样，强调《联合国宪章》赋予法院的重要咨询职能，法院通过其结论和裁决，向联合国和广大会员国提供指导和法律意见，以非凡的明确性和兢兢业业的精神履行了这一职能。我们特别强调，国际法院通过实施国际法和加强其效力，促进了国家间的关系。

今年，我们庆祝和平宫一百周年，和平宫是国际法庭和常设仲裁法院的总部，也曾是常设国际法院的所在地。和平宫100年的历史说明，各国人民决心采用和平手段，依照国际法解决相互间的纠纷，从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我国不能不强调智利法律专家阿莱詹德罗·阿尔瓦雷斯以及法院早期的各位法官对国际法的遗产、尤其是拉丁美洲法律遗产作出的贡献。

国际法院是国际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各国承认并赞赏其主导作用以及在其权限范围

内向国际社会所有成员提供的保障。法院通过其裁决，协助建立了旨在加强各国人民和平共处的国际法律秩序。正如通卡院长所指出，法院的管辖权源于各项多边和双边条约以及各国的单方面声明，这都符合《罗马规约》规定的制度。

法院确定的司法解决纠纷制度体现了国际法律秩序关于国家间关系稳定和巩固现行规则的基本目标。我们相信，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框架内，国际法院有助于增进国家间的关系，并向国际法律秩序赋予一种对法律的尊重和关于法制和人权的理念，并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与现代生活的要求相结合。

我们和大会其他成员一道，向作为联合国系统主要司法机关的国际法院表示敬意和支持，并相信本组织将继续赋予法院自治权，并向法院提供与其工作量和崇高职责相符的必要人力和物力。

在这方面，我们珍视各位专家的参与及其提供的专门技术知识。

一起表达敬意和法院支持的信念，组织将继续给它的自主性和向它提供必要的人力和物质资源的联合国系统的主要司法机关在大会的人，其工作量和崇高的功能相适应的。在这方面，我们重视专家的参与和专业的技术知识，他们的贡献。我国极为赞赏国际法院向公众宣传它的工作，并提供机会使人们了解它的理念与活动。我们希望，法院能够获得资源，从而能够借助必要的手段和技术来继续这方面的努力。我们都知道国际法院为宣传其工作和支持查阅其文件者开展工作，正在做出很大的努力。这一努力无疑使国际法得到加强。我们希望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确保这种情况继续普遍出现在我们各国。

最后，我谨回顾，对通卡法官主持的法院所做值得赞扬的工作作出肯定，与对国际法的尊重是一致的，而且极其有助于国际法的效力与应用。

帕蒂尔女士（印度）（以英语发言）：我要感谢国际法院院长彼得·通卡法官介绍涵盖法院过去一年司法活动的全面报告（A/68/4），我也感谢他和副院长贝尔纳多·塞普尔韦达-阿莫尔法官在此期间对法院工作的指导。

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法院所担负的任务是，促进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和平解决争端是履行联合国宗旨之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根本所在。我们确认，法院自成立以来，令人钦佩地履行了任务，而且它在按照《宪章》所赋予的任务授权充当奉行最高法律标准的公正机构方面，赢得了受之无愧的声誉。法院的《规约》构成《联合国宪章》的一个组成部分。

正如《宪章》序言部分指出的那样，联合国的首要目标之一是创造能够维护正义和尊重国际法义务的条件。国际法院作为享有国际法一般管辖权的唯一法院，有着独特的条件来发挥这一作用。

法院的报告表明了各国对法院的重视和信任，这清楚体现在提交法院审理的案件数量、性质和种类上，以及法院处理国际公法各种复杂领域问题的能力上。提交法院审理的案件涉及广泛各类问题，包括领土和海洋争端、对环境的破坏、生物资源保护、侵犯领土完整行为、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侵犯人权行为、灭绝种族行径、国际公约和条约的解释与适用，以及对法院本身判决的解释。

国际法院所作的判决在国际法规则的解释和澄清方面起了重大作用，这体现在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和编纂方面。法院在履行司法职能的时候，对各国的政治现实和观点始终高度敏感，为此，它按照《联合国宪章》、其自身《规约》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法规则行事。

在2012-2013年司法年度，法院作出了两项判决，就四个案件举行了公开听讯，发布了六项命令。目前法院手头待审结案件数目为10个。五个案件为拉丁美洲国家间案件、两个为欧洲国家间案件、一个为非洲国家间案件、一个为亚洲国家间案

件、另一个为洲际性质案件。这显示了法院的普遍管辖性质。

国际法院的第二个职能是对联合国机关及其专门机构向它提出的法律问题提供咨询意见，这个职能更凸显其所发挥的澄清重大国际法律问题的重要作用。法院的报告正确指出，法院的一切工作都旨在特别是通过作出判决和提出咨询意见来促进法治。

值得一提的是，法院还通过其出版物、多媒体材料和网站，确保全球尽可能多的人了解其所作的判决。法院网站现在刊载法院及其前身国际常设法院的全部判例，为希望把潜在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审理的国家提供了有用的信息。。

我们高兴地注意，经大会同意，法院寻求设立的不同事务类别三个员额均已填补，这将有助于加强法院的安保方面工作，并且将有助于加快法院活动出版物的印发工作。同样，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公开听讯的场地——司法大会堂——已经翻修，并配置了现代化设备。

最后，印度希望重申坚决支持法院，并确认国际社会对法院工作的重视。

石川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彼得·通卡院长介绍关于国际法院工作的全面报告（A/68/4）。他在报告中强调，目前日益需要和平解决国家间争端，其中也强调了法院通过适用国际法而在解决争端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谨借此机会称赞国际法院在通卡院长的领导下所做的工作。

院长的报告明确指出，各方日益把国际法院作为解决国际社会争端的首选渠道。提交国际法院审理的案件所涉问题多种多样，其中包括领土及海洋争端、环境争端以及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行为。

会员国向法院提出的权利主张所涉问题在事实和法律方面都越来越复杂，但日本相信，在高度恪

尽职守的书记官处的支持下，同时凭借法官们的严谨司法作风，法院将会保持很高的工作质量，而这恰恰是使国际法院成为联合国首要司法机关的一个真正要素。日本赞扬法院持续努力对其程序和工作方法进行审查，以便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展工作，同时担负起艰巨任务，在政治压力下保障公正性并保持对争端双方之间平等地位的尊重。

正如安倍晋三首相于本届会议一般性辩论期间在这个讲台上所说的那样（见A/68/PV.12），日本非常重视加强国际层面的法治。事实上，全球各地现在越来越希望国际法能够给所涉各方提供一种共同语言，从而成为解决激烈争议以及化解紧张状况的一种工具。我国政府强烈认为，国际社会必须抓住这个时机，使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会员国普遍接受法院管辖会加强法院这一职能。日本本身自1958年就接受了国际法院的强制性管辖。我国代表团促请所有尚未这样做的会员国予以仿效。

我还要借此机会提及日本在通过国际司法程序和平解决争端方面的经验。今天对于日本来说是一年，因为我们参加了我国历史上有关日本在南极的特别捕鲸许可合法性问题的第一次庭审的所有诉讼程序。正如日本代理人在其结论意见中所言，口述程序使日本有机会向法院以及经延伸向整个世界充分说明日本捕鲸研究方面的理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依照法律及事实表明，其特别捕鲸许可完全符合《国际管制捕鲸公约》。日本相信，法院将根据明确陈述的法律论据及事实证据得出其结论。

最后，我谨重申，日本坚定地支持法院。

Bagley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们谨感谢通卡院长作为国际法院院长发挥领导作用并于最近提交关于国际法院在过去一年里活动的报告（A/68/4）。我们为报告中反映出的国际法院继续向前的势头感到振奋。

在过去一年里，法院作出了两项与陆地和海上划界相关的判决和发布了六项法院命令，并就四个复杂的案件举行了公开听证会。此外，法院正在审理另外10个诉讼案件，问题所涉领域包括：边界争端——同样是领土和海上争端——环境问题和多边当事方之间条约的解释，这里仅提几例。未决案件中，5个涉及拉丁美洲国家之间，2个涉及欧洲国家之间，1个涉及非洲国家之间和1个亚洲国家之间，还有1个是洲际性质的。实际上，法院所有待处理案件是全球性的，反映了大会本身在这方面的的工作。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宪章》序言强调了其起草者“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而起之义务，久而弗懈”的决心。

这一目标位于《宪章》体系的核心，法院的作用特别如此。今天评估法院约70年来的判例，显然，法院为确立法律规范和澄清诸多国际法领域的法律原则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看到各国更多地将争端提交法院审理，并在法院内积极主张自己的利益。法院则一直以多种途径作出更为积极的回应，包括采取增效措施，以及及时的方式应对其工作量的增加，还包括致力于不断审查和改进其程序和工作方法，以跟上变化迅速的时代步伐。法院努力提前解决某些争端、帮助缓解其它争端以防其升级以及为各国提供一个值得信任的渠道去处理和解决法律问题方面的纠纷，从而履行着其第十四章授权。我们希望，法院将继续得到完成其重要职能所需的适当资源。

我们还要赞扬法院继续开展公共外联工作，向社会上的关键群体——法律教授及学生、司法官员、政府官员和一般民众——介绍法院的工作并加强对国际法院工作的了解。从透明度角度来看，我们特别注意到，现在可以在联合国网络电视上实时和按需观看法院的庭审过程。所有这些努力补充和扩大了联合国为在全球范围促进法治和加强对国际公法的了解所作的努力。

最后，我们希望表示，我们赞赏通卡院长、目前在法院任职的其他法官及法院全体工作人员所做的辛勤工作，他们每天都在为该机构持续不断、负有成效的工作做出贡献。

加塔·马维塔·瓦·鲁夫塔先生（刚果民主共和国）（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注意到国际法院提交大会的报告（A/68/4），该报告涵盖2012年8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这段时期。我们注意到，在报告所述期间，法院收到12起诉讼案件，作出两项裁决，发出8项法院命令。

我国代表团十分重视国际法院的工作，因为我们确认，作为联合国主要机构，法院的作用是根据公正及国际法原则通过和平手段调整或解决可能导致破坏和平的国际性质的争端或局势的作用。我国代表团赞赏法院在促进法治方面发挥的出色作用，并鼓励它继续朝此方向努力。

我们必须肯定法院近年来审理案件的技能。它不仅处理了越来越多的案件，而且进一步确立了其受权依国际法解决各国提交其审理的法律争端的联合国主要司法机构的地位。它努力提供公正司法，还确立了其独立于作为联合国一个政治机构的安全理事会的性质，1979年11月4日事件后，法院在1980年5月24日就美国驻德黑兰使领馆工作人员一案（美利坚合众国诉伊朗）所作判决便是确立此种独立性的实例。

关于《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项所述的不得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采取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的问题，我提及国际法院报告第31段所引述的法院2005年12月19日就刚果境内的武装活动（刚果民主共和国诉乌干达）一案所作的判决。正如著名刚果法学家萨亚曼·布拉-布拉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该案超过了1949年的科孚海峡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诉阿尔巴尼亚）、1986年的边界和跨界武装行动案（尼加拉瓜诉洪都拉斯）和2003年的石油平台案（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美利坚合众国）。尽管正如一些人

正确指出的那样，法院本可在其裁决中作更为清楚地表述，但该表述不论其语义为何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在这方面，必须认真阅读整篇判决书，特别是第153段、第304段和第345段。

法院院长在其关于此议题的报告中阐述了当事方为解决赔偿问题举行谈判的进展情况。有鉴于前交战当事方之间逐渐重新建立起的友好关系和合作氛围，我国代表团希望，将通过2005年12月19日判决公正、迅速和公平地解决赔偿问题。

刚果民主共和国对国际法的发展和现称为“回归国际法”的做法做过宝贵的贡献。我们的巨大贡献，使我们能坚持实行法治而且无论作为申诉国，还是被告国，都遵守国际法。确实，可以实事求是地说，十多年来刚果民主共和国一直是提交案件供国际法院审理的主要申诉国之一，时下待审并接近裁定的五个案件就是由我国提交的。

我国代表团支持国际法院的一切活动，并鼓励各国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审理，以通过法治促进和平，促进和平共处。令人震惊的是注意到，联合国会员国只有三分之一已根据《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发表声明，

“对于接受同样义务之任何其他国家，承认法院之管辖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不须另订特别协定”。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鼓励尚未这样做的国家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及2012年9月24日第67/1号决议和2012年12月14日第67/97号决议发表声明，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性管辖权。在上述这两项决议中，大会呼吁

尚未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国家考虑依照法院《规约》规定接受法院管辖权。

我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种将案件提交国际法院审理的有效办法，以使《规约》缔约国能，对于接受同样义务之任何其它国家，承认国际法院对所有法律争端之管辖为当然而具有强制性，不须另订

特别协定。国际法院院长的报告告诉我们，在组成联合国这一普遍性组织的194个会员国中，只有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内的70个会员国按照《规约》第三十六条已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性管辖权。

最后，会员国代表们发表过许多声明，提出各种保留或限制，不是将某些类别的争端排除在外，就是表示在某一争端上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须满足某些条件。这是我国代表团不能支持的一种做法。

略伦蒂·索利斯先生（玻利维亚多民族国）（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玻利维亚多民族国热烈欢迎国际法院院长彼得·通卡法官，并感谢他介绍法院内容广泛的报告（A/68/4），其中详细叙述了2012年8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国际法院的工作情况。

国际法院是国际社会所理解的普遍正义的主要体现，而且首先是作为一种机制发挥作用，以便在法律协议的基础上和平公正地解决争端；这被认为是解决国家间分歧的文明方式。

国际法的进步使一些过时的做法得以废除，如以强凌弱的单方面行为；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和禁止强国采取单方面行动将其意志强加于弱国；禁止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和取消国家征服他国领土的权利。

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负责保护有关各方的利益，以及任何受争端影响之国家的利益，是毋庸置疑的保障者。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强调各项清晰阐述国际法原则的联合国决议，它们一直是国际法院判决的依据。

因此，玻利维亚重申，我们支持《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马尼拉宣言》（第37/10号决议）。各国目前把争端提交这一机制裁决的趋势是一个明确的健康迹象，说明各国正在按照国际社会最新的法律惯例行事，这样做不仅不会加深对立，而且可减少争执，维护不因侵略而受损害的友好关系。

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热切地希望，以司法手段和平解决争端的机制——由国际法院担负这方面的责任——能够得到全面接受，使接受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国家数目能够逐日增多，从而确认国际法院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主要角色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敦促联合国会员国承认国际法院的管辖权，接受国际法院的裁决，以重申尊重国际法和追求和平、国际安全与正义。

乌里瓦里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有幸再次参加每年一次的大会会议，审议国际法院的工作报告。该法院是唯一具有一般管辖权的普遍性国际法庭。我国代表团感谢国际法院院长彼得·通卡法官出席大会并介绍国际法院的工作报告（A/68/4）。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联合国的根本目的之一。因此，国际法院在维护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所以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有责任支持国际法院履行其职责，严格执行其裁决，而且必须确保国际法院的法律和程序独立性。

为此，鉴于国际法院工作量大幅增多，除其他外，国际法院必须拥有履行其使命所必需的资源。在这方面，我们欣见，由于联合国组织的支持和国际法院的努力，办案积压状况已不复存在，现可做到书面审理阶段一结束即可立即进入口头诉讼阶段。

加强对法治和国际法院本身的尊重，其最起码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各国必须尊重和遵守国际法院的裁决，包括裁定、意见，甚至要求争端当事方采取的预防措施。这类措施，正如国际法院指出的那样，具有“约束力……因此产生国际……义务”。必须秉持诚意充分遵守，以确保每个程序的完整性，并巩固国际法院在确保正义、和平与和平解决争端方面发挥的无可争议的作用。哥斯达黎加认为，制定一项程序的时机已经成熟，以落实国际法院裁决并反映出未遵守裁决的案例，从而避免违反法治的情形。

尽管193个国家是《法院规约》缔约国，但只有67个国家根据《规约》第三十六条第二款和第五款，已承认其强制性管辖权。哥斯达黎加从1973年起就承认其管辖权，但我们关切地注意到，承认国际法院强制性管辖权的国家近年来并未增加。尽管这并未影响到国际法院的法律活动，但我们恭请尚未承认的国家考虑运用《法院规约》第三十六条规定的机制。

一些年来，国际法院自处理其首宗案件，即“科孚海峡案”（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诉阿尔巴尼亚）以来，通过其判决和咨询意见为发展国际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方面，我们赞赏国际法院院长在和平宫建立一百周年时所讲的话：

“国际法院将继续努力应对这些新出现的挑战，按照《联合国宪章》赋予其的崇高司法使命的要求，始终注意忠实、公正地解决提交给它的争端。”

哥斯达黎加重申它绝对遵守国际法的文书和组织，致力于忠实尊重和遵守它们所作的一切裁决。我们重申，我们完全相信国际法院能够继续通过履行其义务加强和平与正义。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注意到国际法院的报告（A/68/4）？

就这样决定。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项目72的审议。

就这样决定。

议程项目75

国际刑事法院的报告

秘书长的说明（A/68/314）

秘书长的报告（A/68/364和A/68/366）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非常荣幸地欢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宋相现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我现在请他发言。

宋相现先生（国际刑事法院）（以英语发言）：我对第五次来到大会介绍国际刑事法院年度报告（见A/68/314）感到荣幸。正如成员们所知，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是一个独立机构，但它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诞生的。两个组织根据本着《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精神签署的《关系协定》开展务实合作。

我愿借此机会表示，国际刑院深切感谢联合国坚定支持国际刑院在全球努力加强法治以及促进各地的和平、安全与人权。

自我上次在大会发言（见A/67/PV. 29）以来，科特迪瓦已成为《罗马规约》第122个缔约国。另有9个国家批准了《罗马规约》关于侵略罪的修正案。10个缔约国批准了把在非国际冲突中使用化学武器行为定为应受国际刑事法院惩处的战争罪行这一修正案。我祝贺这些国家通过《罗马规约》体系加强消除有罪不罚现象的国际斗争。我也鼓励所有尚未批准这些文书的国家考虑批准所涉文书。

请允许我重申，国际刑事法院没有普遍管辖权。国际刑院可以起诉在缔约国境内犯下的罪行或是缔约国国民所犯罪行。唯一的例外是，安全理事会可决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将局势转交国际刑院检察官处理。

在过去的一年中，国际刑院继续大力努力履行各国赋予其的授权。检察官在马里展开了第八项调查。国际刑院作出了首项无罪判决，目前该案正在上诉之中。签发了两项逮捕令，一名嫌犯被交给国际刑院。三起案件的审讯正在继续，很快将启动另一起案件的审讯。已作出一些重要裁决，从而开创了国际刑院判例的法律先河。

在机构发展方面，赫尔曼·冯黑贝尔先生宣誓就任国际刑事法院书记官，詹姆斯·斯图亚特先生宣誓就任新的副检察官。

我将简要概述国际刑事法院所审理的八个局势中的主要司法情况。

迄今，《罗马规约》的四个缔约国——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中非共和国和马里——已将其境内发生的情况提交国际刑院。在肯尼亚和科特迪瓦这两个局势中，前任检察官在相关政府知情并支持的情况下，主动启动了调查。此外，安全理事会将苏丹达尔富尔和利比亚局势转交国际刑院处理。这两个国家均非缔约国。

在乌干达局势中，遗憾的是，针对约瑟夫·科尼和其它三位所谓的上帝抵抗军领导人发出的逮捕令仍未得到执行。我再次恳求各国给予配合，将这些人交送法办，令其接受针对他们的极为严厉的指控。

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局势，目前，上诉分庭正在审理对检察官诉卢班加·迪伊洛一案去年所做定罪、量刑和赔偿判决提出的上诉。

2012年11月21日，国际刑院做出首项无罪判决，第二审判分庭认定，马蒂厄·恩乔洛·楚伊先生没有犯下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检察官对该判决提出的上诉一案也在上诉分庭的审理之中。对热尔曼·加丹加先生的审理已经结束，预计审判分庭将在不久的将来做出判决。

一个值得欢迎的事态发展是，被控犯有使用儿童兵、谋杀、强奸、性奴役以及其它罪行的博斯科·恩塔甘达先生于3月22日被移交国际刑院。他是首个向法院自首的刑院通缉犯。我愿表示，国际刑院感谢那些促成该案移交的国家。遵循信息披露程序，定于2014年2月22日开始举行确认对博斯科·恩塔甘达先生指控的听讯。对西尔韦斯特·穆达库穆拉先生发出的逮捕令仍未得执行。他被控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基伍区犯下战争罪。

关于中非共和国局势，对让-皮埃尔·本巴先生的审判一直在继续，预计出示辩护证据的工作不久将结束。

关于苏丹达尔富尔局势，对阿卜杜拉·班达先生的审判定于2014年5月5日开始。对其同案被告萨利赫·杰宝先生的审理程序于10月5日终止，因为信息表明他已于今年早些时候死亡。令人遗憾的是，对涉嫌在达尔富尔局势中犯下非常严重罪行的四人发出的逮捕令仍未得到执行。安全理事会的积极支持对于确保根据安理会最初的第1593(2005)号决议使这些人在国际刑院出庭应诉将至关重要。

关于利比亚局势，可受理性问题在过去一年的审理工作中占据了突出位置。如成员们所知，《罗马规约》依据互补性原则把国家司法管辖权置于首位。如果一国政府能够证明它确实因同一罪行调查或起诉在国际刑院受审的人，国际刑院就将退后一步，宣布此案不可受理。5月31日，第一预审分庭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驳回了利比亚对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先生一案提出的可受理性异议。利比亚已对该裁定提出上诉，但是仍有法律义务将卡扎菲先生移交国际刑院。

另一方面，10月11日，预审分庭再次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宣布阿卜杜拉·赛努西一案不可由国际刑院受理，为对赛努西先生的审理继续在国家一级进行开辟了道路。这是国际刑院的一个分庭首次做出此类裁定。但是，我应该强调，赛努西先生已对该裁定提出上诉，因此裁定不是终局的。

关于科特迪瓦局势，目前国际刑院拘押的唯一嫌犯是洛朗·巴博先生。继进行确认指控的听讯后，预审分庭请检察官考虑提供更多证据，并请她在11月15日之前这样做。在报告所述期间，对其他两名嫌犯即西蒙娜·巴博夫人和夏尔·布莱·古德先生的逮捕令被启封，但是将其逮捕并移送国际刑院的请求仍未得到执行。

关于肯尼亚局势，审判威廉·萨莫埃·鲁托先生和乔舒亚·阿拉普·桑先生的工作于9月10日开始，目

前检方正在出示证据。这是所有国际一级法院受理的首个被告未被拘押而是作为自由人自愿遵从国际刑院所发传票出庭的刑事审判听讯。根据肯尼亚局势中另一起案件即诉乌胡鲁·肯雅塔先生一案中各方最近提供的呈件，分庭今天早些时候做出决定，把审案的开始日期推迟至2月5日。

肯尼亚局势中最近引人瞩目的一个法律问题是审理时被告必须在场的要求。《罗马规约》中的相关条款是第63条，该条在第一段中规定“审判期间被告必须在场”。上周，国际刑院上诉分庭首次对这条规定的诠释做出裁定，认为在实为必要和符合若干具体标准、包括事先探求过其它可能解决办法的例外情况下，被告在审判期间缺席是允许的。

1月16日，继去年马里政府向检察官移交该国局势后，检察官正式启动了对自2012年1月起被控在马里境内所犯各种罪行的调查。在初步审查的基础上，检察官首先把调查重点集中在马里北部的三个地区以及有关蓄意袭击有宗教用途的建筑物和历史纪念碑，包括具有世界遗产地位建筑物和纪念碑行为的指控。检察官因此与教科文组织开展了合作，并寻求与驻马里的多个联合国其它机构合作。

确实，联合国提供的后勤及其它类型援助对国际刑院是否有能力在其受理局势所在国开展有效调查和采取行动来说至关重要。国际刑院十分感谢与联合国在这方面继续合作。

除对我刚才谈到的8个局势进行调查外，国际刑院检察官目前正在世界各地进行另外八个初步研究，以确定是否应当开展正式的国际刑院调查。这些审查涉及阿根廷、哥伦比亚、格鲁吉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大韩民国、尼日利亚以及最后由科摩罗联盟提交的局势，涉及据称2010年5月31日在据报道在科摩罗、希腊和柬埔寨注册登记的船只上犯下的罪行，这些船只只是前往加沙地带船队的组成部分。

公正是国际刑院司法工作的基石。国际公认的被告人权利受到认真尊重。除非其罪行已确凿无

疑，否则不能对任何人定罪。如果被告和受害者支付不起聘请法律代表的费用，国际刑院的书记官长处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为受害者提供的法律援助帮助他们行使《罗马规约》所规定的权利，在对嫌犯和被告的审理中陈述意见，并且寻求因受伤害而应获得的赔偿。迄今为止，国际刑院为参加审判程序的7000多名受害者提供了法律援助。

在刑院开展司法程序的同时，国际刑院受害者信托基金非常具体地满足许多受害者及其家人的紧迫需求，这些人遭受了国际法界定的最恶劣罪行。信托基金目前支持28个项目，涵盖乌干达北部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约11万受害者及其家人。在这些受益者中，有5000多人是性暴力和基于性别暴力的幸存者。

信托基金认为，增强妇女和女孩的权能是任何伸张正义、提供赔偿、援助、和解以及建设和平进程的基本要求。信托基金能够为受害者提供多少援助取决于自愿捐助，如果被定罪者无力作出赔偿，也需要自愿捐助来为赔偿提供资金。我再次感谢为国际刑院受害者信托基金慷慨解囊的国家，我呼吁其它国家为了暴行犯罪受害者的利益也考虑这样做。

过去几个月中，国际刑院吸引了大量国际关注，特别是在非洲的问题上。有些人敦促国际刑院在某些问题上展现灵活性。我要强调指出，尽管国际刑院自然会努力寻找务实办法解决其面临的挑战，但这种解决办法必须符合各国根据《罗马规约》建立的法律框架。这也是我对国际刑院系统其它利益攸关方提出的请求，请它们维护《罗马规约》的完整性，并且尊重根据《规约》赋予各个实体的作用。尽管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可以审议立法问题和讨论政治问题，但国际刑院必须保持作为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依靠各国予以执行与合作。

借用《罗马规约》序言部分的话来说，隶属国际刑院管辖的严重罪行“威胁世界的和平、安全以

及福祉”。不难看出其原因所在。大规模杀戮、对平民使用武力、把人们驱逐出境、使用儿童兵以及把强奸作为战争工具，这些都是造成往往延续几代人的不可弥补伤害的暴行。国际刑院管辖范围内的问题在当事国有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意义。国际刑院的决定往往受到一些人的欢迎，但又令另一些人感到失望，但是，推动刑院作出决定的理由始终基于法律，而非政治。

五年后，许多特设法院和法庭将关闭。国际刑院在全球努力促进和平、安全以及防止大规模暴行方面的作用将比今天更为突出。让我们共同努力，以进一步加强这一制度。只有各国根据《罗马规约》为它们规定的义务给予合作，国际刑院才能适当履行其授权。我也呼吁尚未加入《规约》的国家积极考虑加入它。归根结底，国际刑事法院制止有罪不罚现象的成败有赖于会员国的支持。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联盟观察员发言。

Marhic先生（欧洲联盟）（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欧洲联盟（欧盟）及其成员国发言。候选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黑山和塞尔维亚；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国家 and 可能的候选国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均赞同本发言。

首先，我们感谢宋院长的发言和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向联合国提交2012年8月1日至2013年7月31日期间的第九次年度报告（见A/68/314），详细说明了可说是国际刑事法院又一个越加繁忙的年头。

我们欢迎科特迪瓦于2月15日批准《罗马规约》，使缔约国数量达到122个。

我们是国际刑院的坚定支持者。我们注意到，由于国际刑院正在调查八个局势，另外还有八个局势正在初步审查中，它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工作量。检察官目前正在调查更多的指控，涉及的嫌疑人多

于以往任何时候。在这方面，我们赞扬于1月开始调查关于2012年1月以来马里境内所犯罪行的指控。法院给最严重罪行的受害者带来希望，超过11万受害者已经受益于国际刑事法院受害者信托基金的具体援助方案。

国际刑院最近的报告描述了法院为完成任务所作的努力。它还描述了国际刑院面临的各项挑战。实现《罗马规约》的普遍性仍然是国际刑院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为了确保在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罪行方面的责任追究，它的普遍性是至关重要的。这类罪行的肇事者，不论其地位如何，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罗马规约》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它不分官方身份，平等适用于所有人。

我们必须继续作出不懈努力，真正实现《罗马规约》的普遍性，使更多国家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免协定》。在这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再次呼吁尚未加入《罗马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免协定》的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批准和加入这两项协定，并呼吁尚未在本国法律秩序中执行这些协定的所有缔约国在本国执行它们。

另一个仍然存在的根本挑战就是必须确保同国际刑院的合作，特别是如何应对缔约国违反其对国际刑院的义务、拒不合作的情况。为了法院能够执行任务，同法院进行合作并实施其决定，确实是同样重要的。这适用于《罗马规约》的全体缔约国，以及适用于安全理事会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向法院提交某个局势的情况。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法院发出的逮捕令——有些可追溯到2005年——尚未得到执行。目前总共有13人的逮捕令未获执行。我们回顾，在执行逮捕令方面不同法院合作的做法违反了国际义务，并削弱了国际刑院伸张正义的能力。因此，我们呼吁所有国家采取一致行动，鼓励同法院进行适当和充分的合作，包括迅速执行逮捕令。我们还重申，所有国家不要帮助庇护或窝藏最严重罪行的肇事者，并采

取必要步骤把这些肇事者绳之以法，以结束有罪不罚现象，是极端重要的。

我们注意到，10月11日，国际刑院的第一预审分庭裁定，按照互补原则，法院不可受理赛努西先生的案件。根据《罗马规约》的相关规定，缔约国本身承担着把凶手绳之以法的首要责任。互补性是《罗马规约》的一项核心原则；为了落实这项原则，全体缔约国必须拟订并通过有效的国家立法，以便在本国系统中执行《罗马规约》。

我们欢迎缔约国、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为增加同国际刑院的合作和对它的援助，而采取的行动。我们特别赞扬报告中确认的、联合国目前同法院的合作。我们还欢迎秘书长今年早些时候发出关于与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发出逮捕令或传票的人员接触的指导意见，以及在同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发出逮捕令的人员举行据认是执行联合国授权的任务所需的任何会面之前，向检察官和《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主席发出通知的做法。欧洲联盟及其会员国方面保证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领域中作出努力，尤其是向法院提供充分的外交支持。

对国际刑院及其诉讼程序的关切，必须在《罗马规约》的框架内提出。我们进一步加强法院完成任务的能力的共同目标是明确的。国际刑院的缔约国分布在世界各地，它们都是《规约》的主人。我们将继续鼓励各方尽可能广泛地加入《罗马规约》，并致力于维护《规约》的完整性，支持法院的独立性，并确保同法院的合作。我们也保证充分执行《罗马规约》所载的互补原则，协助国家司法系统和国际刑院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的斗争中进行有效和高效的互动。

龙奎斯特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北欧五国发言，它们是：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我国瑞典。

我首先要感谢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向联合国提交年度报告（见A/68/314）。我还要感谢国

国际刑院院长宋相现法官亲自透彻介绍报告所述主要问题。

北欧各国要表示，它们由衷赞赏国际刑院为在全世界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做出巨大贡献。从报告以及宋相现院长的介绍可以看出，国际刑院受理案件数量持续增加。除八项正在进行的诉讼或调查外，检察官办公室继续在阿富汗、哥伦比亚、格鲁吉亚、几内亚、洪都拉斯、大韩民国和尼日利亚进行初步调研，并开始就科摩罗联盟、希腊和柬埔寨王国的注册船只进行初步调研。因此，国际刑院的活动遍及全世界。

受害者问题对北欧各国来说至关重要，就性犯罪和性别犯罪的受害者以及其他弱势群体而言尤其如此。我们鼓励各国向国际刑院受害者信托基金捐款。为该基金提供更多资源将使受害者能够真正享有其权利。

北欧各国热烈欢迎科特迪瓦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成为新缔约国。谋求使各国普遍加入并执行《罗马规约》的努力仍在继续。应当加强这一努力。我们还强调，所有尚未批准和充分遵守《国际刑事法院特权和豁免协定》的缔约国和非缔约国，都必须作为一个优先事项批准和充分遵守该协定。

各国对调查和起诉属于国际刑院管辖范围的罪行负有首要责任。国际刑院是最后诉诸的法院。理想的情况是，它应当没有任何案件可审。然而，我们必须确认，许多国家缺乏资源和能力对灭绝种族罪行、危害人类罪行和战争罪行等复杂和大规模罪行进行刑事诉讼。北欧各国准备协助那些愿意加强这一领域国家法律能力的缔约国。

本报告所述期间，司法工作取得的一项重大成就就是刚果战争罪嫌犯博斯科·恩塔甘达成为第一个由于国际刑院发出的逮捕令向国际刑院自首的人。看到美利坚合众国和卢旺达这两个非缔约国就此问题与国际刑院合作也令人欣慰。

尽管取得了这种成功，但令人关切的是，未得到执行的逮捕令数量仍然居高不下。必须取得进展。各国与国际刑院——包括检察官办公室——的合作必须改进。依照《罗马规约》，缔约国有同国际刑院充分合作的法律义务。因此，我们敦促所有缔约国加强努力，以执行国际刑院的命令，不要邀请和收容有国际刑院逮捕令在身的嫌犯。

各国还必须充分遵守其依照《联合国宪章》以及关于达尔富尔局势和利比亚局势的安全理事会第1593（2005）号和第1970（2011）号决议所承担的义务。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冲突的所有其他各方，以及利比亚当局，必须分别同国际刑院和检察官充分合作。

除执行逮捕令外，各国和各国国际组织在其他方面也可以采取积极措施来加强国际刑院。北欧各国赞扬秘书长于4月份就与身负国际刑院所签发逮捕令或传票的人接触的问题发表非常明确的导则。该导则规定：

“联合国官员与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发出逮捕令的人员之间的接触应限于开展联合国授权的重大活动所严格需要的接触。”（A/67/828，附件，第2页）

北欧各国，以及欧洲联盟，实行相似的接触政策。通过将我们的国际刑院政策纳入定期双边外交的主流，我们增进国际刑院的活动范围和相关性。

独立行事并不意味着国际刑院孤立无援。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报告对联合国与国际刑院之间的多重沟通与互动作了详细描述。特别是，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于2012年10月17日举行关于和平与正义、特别关注国际刑事法院的作用的首次公开辩论会（见S/PV.6849）。我们期待着定期审议这一议题，特别是在有人不与国际刑院合作的情况下安理会如何可以向国际刑院提供更有有力支助这一问题。当发生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的行为时，安全理事会必须尽其责任，确保有罪必究。

我们认为，国际刑院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我们15年前通过《罗马规约》时所寄予的厚望。国际刑院已经成为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和发展国际刑法的努力中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然而，我们确认，有人对国际刑院受理的局势和进行的起诉表示了怀疑。这一关切主要是由若干非洲国家政府提出的。它们问，为什么目前处于国际刑院管辖下的八个局势都来自非洲？然而，必须铭记，尽管国际刑院目前进行的诉讼涉及非洲局势，但此类局势以有关各国自己移交国际刑院审理的为最多。此外，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对世界各地各国进行初步调研。说到这里，我要提及科菲·安南前秘书长本月在开普敦发表演讲时所说的话：

“让我强调，国际刑事法院审判的是有罪不罚文化和有关个人，而不是非洲。”

为公平反思非洲对国际刑院的看法，我们还应当肯定非洲各国政府、民间社会和受害者所给予的广泛支持，这一支持仍然强大。在这方面，北欧各国欢迎国际刑院打算增加其在外地的存在。在我们看来，这对于显示我们向受害者的承诺以及在《罗马规约》制度下伸张正义至关重要。国际刑院必须是一个让实地人民看得见和可诉诸的机构。

非洲各国曾经协助谈判缔结导致设立国际刑院的《罗马规约》。目前，非洲大陆是《罗马规约》缔约国数目最多的大陆，共有34个缔约国。非洲现在和未来对国际刑院的承诺将对国际刑院取得全球范围的成功、对其有效性及合法性仍然至关重要。

请允许我退回来谈谈《罗马规约》的起草和建立国际刑院的主要原因。我谨引用《规约》序言部分第二段：

“注意到在本世纪内，难以想象的暴行残害了无数儿童、妇女和男子的生命，使全人类的良知深受震动”。

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以及种族灭绝的受害者——不管他们在哪里——都应该得到正义。但我

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鼓励所有国家履行其调查和起诉的义务。设立国际刑事法院是为了审理各国没有能力或不愿意审理的案子。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力求实现一个不再需要国际刑院的世界。但是，目前的现实情况是，需要有一个有效且独立的国际刑院，并且所有国家都应当予以充分支持。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我们的承诺，北欧各国仍将是国际刑院的主要支持者。我们致力于继续为实现国际刑院的有效性、专业性、独立性以及完整性作出努力。

Orosan女士（罗马尼亚）（以英语发言）：在我发言开始时，我要感谢宋相现院长按照《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第6条的规定向联合国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第九次年度报告（见A/68/314）。首先，我谨强调，我们完全赞同以欧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罗马尼亚继续大力支持国际刑事法院在推动国际层面的法治和打击对最严重罪行有罪不罚现象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国际刑事法院现在不仅是一个国家和理想的共同体，也是一个全面运作的机构。

报告显示，司法程序不论在实质还是在数量上都取得了进展。我们赞扬检察官办公室所作的努力，并且我们认为，本月对外公布的新战略计划是朝着提高其调查和起诉质量的重要一步。与此同时，我们承认，国际刑院处理的案件数量日益增多，并且我们将慎重地考虑各项旨在扩大其资源的提议，以满足一个高绩效的司法机构的需要。我们祝贺范黑贝尔先生被任命为新任法院书记官长，我们愿向他保证，罗马尼亚将支持他为在国际刑院的不同部门之间取得更好的协调一致所开展的活动和所作的努力。

国际刑事法院倚重国际社会的合作。事实上，国际刑院一向依靠各国间的合作，因为它没有特定的警察机关。有鉴于此，各国应认识到，它们在执行国际司法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按照《罗马

规约》和/或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所设的法律义务，应采取各项措施，以确保向国际刑院提供充分及时合作，包括执行列入2013年报告中的尚未实施的逮捕令。

不合作的作法不但违反国际义务，也破坏国际刑院在伸张正义和确保尊重法治方面所作的努力。这样做还可能影响国际刑院的信誉，因为它由此无法满足受害者对正义的期待。因此，缔约国对确保国际刑院获得成功负有重要责任，必须始终如一地开展一致行动，以支持国际刑院的各项活动并维护其独立性。与此同时，各缔约国应共同作出富有创造性的努力，加强第三国的合作意愿。在这方面，还应加强国际刑院与联合国之间的对话。

我们欢迎科特迪瓦于2月加入《罗马规约》，成为第122个缔约国。我们坚定地认为，应当继续努力实现各国普遍加入公约，在这一方面，我们鼓励所有尚未加入《罗马规约》的国家成为《罗马规约》缔约国。我们还相信，通过实现各国普遍加入来加强国际刑院是最强有力的预防性办法，从而减少有罪不罚现象，并确保各国遵守国际法最重要的规范。

罗马尼亚，作为实现各国普遍加入《罗马规约》目标的联络中心，正竭尽全力为各国加入《罗马规约》提供帮助，并将继续参与在这项职能之外的各项努力。在本报告期间，罗马尼亚在布加勒斯特和纽约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今年夏天，在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协助下，我们在纽约组织了由国际刑院检察官办公室官员参加的活动。我国作为联络中心，最近组织的活动是10月17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了一次区域性会议。大会专门讨论了关于《罗马规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的三个关键领域，即普遍性、坎帕拉修订案以及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的问题。宋相现院长和缔约国大会主席泰尔曼大使为本次活动作了主旨发言。我要再次感谢他们接受我们的邀请，并在国际刑院之内和之外都作出不懈的努力。

最后，我谨重申，罗马尼亚全力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工作，并赞同报告所载的结论——各国和国际社会都需要对国际刑事法院提供强有力、一致且不断的支持，使这一独特的国际机构能够履行我们交付给它的任务。

皮雷斯·佩雷斯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古巴代表团注意到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的报告(见A/68/314)，并愿再次在全体会议上表示，它致力于打击影响到国际社会的罪行的有罪不罚现象。

我国代表团认为，打击有罪不罚现象应当基于建立公平、非选择性、有效、公正且要对国家司法体系给予补充、真正独立——因此不屈服于可能导致扭曲其性质的政治利益——的刑事管辖。

古巴关切地注意到，过去一年发生的某些事件凸显出在国际刑事法院缺乏自主性方面持续存在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罗马规约》第16条的规定以及在国际刑院的工作方面给予安全理事会广泛的权力造成的。这一问题除了造成国际刑院失去其管辖权外，还违反了法律机构的独立性原则，并且影响了司法行政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不行的是，有关这一情况的种种问题没有在2010年5月31日至6月11日在坎帕拉举行的罗马规约审议会议成果中得到解决，而国际刑院作为一个国际刑事司法机构，仍然受制于其他机构所作的决定。

古巴代表团重申，国际刑事法院绝不应忽略各项国际条约和国际法原则。国际刑院应当尊重《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十一条所载的关于一国同意承受条约拘束的法律原则。古巴重申它深感关切的是，国际刑院有关对未加入《罗马规约》和未根据《规约》第十二条接受其管辖权的国家的国民启动司法程序的各项决定立下了先例。我们绝不能忘记，国际刑院的管辖权应当独立于联合国政治机构，并且总是对国家刑事管辖起到补充作用。

过去50年来，古巴人民一直是形形色色侵略的受害者。由于我国遭受各种形式的侵略，已有成千

上万古巴人丧生，数百个家庭失去其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此外还遭受了数不清的经济、金融和物质损失。然而，在坎帕拉举行的审议大会上对侵略罪所下的定义，却完全没有把这种侵犯行为归类于这类罪行。

侵略罪定义应当是一个总称，它包括由国与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引起的、影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性的一切形式的侵略。它不应当局限于使用武力。我国重申决心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恪守对国际刑事司法的承诺，支持透明、独立及公正原则，以及严格实施和尊重国际法。

代理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们听取了本次会议关于本议程项目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下午1时散会。